

窗外细雨无声,高原夜色沉静。我坐在办公桌前,无意间翻到跟随了几十年的资料袋中那张泛黄的入党转正通知书,纸边已微微卷起,天蓝色的名字墨迹和红色的印章依然鲜亮如初。三十多年了,它像一颗种子,深埋在我心底,在我从企业转战银行,从内地奔赴高原,在每个彷徨或疲惫的时刻,悄然发芽,提醒我不忘初心、毅然前行。

三十载光阴,足以让青葱少年走进两鬓斑白的壮年,让记忆中的许多面孔变得模糊。但1994年那个秋日傍晚,我站在白马村老年活动中心会议室门前,面对着墙上那面鲜红的党旗,心情激动万分,心脏咚咚作响,几乎要跳出胸膛,一切犹在昨日。

1993年10月,我选择从绵阳市城区的军地绢麻厂到村办企业,坐着公司到东河坝拉沙的东风牌货车,一路颠簸着被“挖”进了绵阳市白马工业总公司。车轮扬起滚滚尘土,我却满怀憧憬和希望——这家由退伍军人赵代富带着几名村民从内燃机配件起家的村办企业,已发展成集油底壳生产、缫丝、纺织、养殖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,是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杨崇汇挂联的全省十四个“亿元村”之一。我被任命为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,专职文秘与宣传工作,心里暗暗较劲:这里,将是我挥洒热血的战场。

我老家在革命老区通江县一个小山村,父亲是党员,曾是村里负办主任、大队长;我大哥在绵阳部队服役,也是党员。于我而言,入党从来与仕途得失无关,那是一种血脉里的向往,一盏照进灵魂的明灯。为此,我几乎把办公室当成了家。每天熬更守夜写简报、采新闻,油印刊物《热土》从组稿到排版我一人包揽;厂区两块黑板报前,常留下我踩着凳子涂改美化的身影;我还拉着厂里的职工和小学老师,

抗日烽烟下的“嗅枪队”

□ 尹华宝

1945年4月,穷途末路的日寇悍然发动了雪峰山战役。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后,日寇残部仓皇退守至湖南省淑浦县龙潭镇、洞口县桐山乡的深山峡谷之中。国家危难之际,心怀家国之痛的桐山乡瑶族抗日首领蓝春达挺身而出,迅速集结当地的瑶汉青壮年,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——“嗅枪队”,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。

彼时,盘踞在深山中的日寇,终日惶惶不安,沿途屡屡遭到当地民众的袭击。在桐山乡鱼子溪、飞山庙一带,日寇见识到了一种令他们闻风丧胆的奇特武器。但凡有人被其击中,浑身布满细密弹丸,嵌入皮肉之中,既难以剥离,也无法取出,伤者剧痛难忍、哀嚎不止,日寇对此诡异兵器充满疑惑与忌惮。

为摸清底细,日寇悄悄派遣探子潜入阵地窥探实情,只见使用兵器的乡民将枪具凑近鼻尖轻轻一“嗅”,顷刻间便有火光喷涌而出,被击中者无不痛苦惨叫。不明

再说青春

□ 吴义斌

世间最耐人回味、最值得细说的字眼,莫过于“青春”二字。人到花甲,回望来路,才懂得青春从不是年少专属的一程光景,而是心底一辈子的温度。若是把这一生走过的岁月铺展开来,绵延数十里长路,那一路最明媚、最热烈、最让人念念不忘的,终究是再也回不去的旧年华。青春十里,从来都不是一句单薄的感叹,而是藏在书页折痕里的心动,是融在汗水泪水中的热忱,是走过的路、遇过的人、做过的梦,岁岁年年,最终都化作了心头一抹温柔的回望与安然。

青春里的春风,总是格外的暖。那时候年少不知岁月匆匆,总嫌日子过得太慢,心里默念“且将岁月赠山河”,以为光阴像流水,永远流不尽、耗不完。就像杜牧笔下的“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”,那是少年独有的意气、眼底的自负与心底的温柔。我也曾在那样的和风里肆意奔跑,开怀欢笑,以为前路浩荡,未来可期,觉得未来就像这春日长风,遍地光芒,万般皆有可能。

广济县(现湖北省武穴市)梅川镇是我青春的起点。那时广济还未更名武穴,天格外蓝,云格外白,人间烟火格外朴素安稳。清晨阳光穿过梧桐枝叶,落在青石板路上,光影斑驳,岁月静好。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踩着清晨露水,一路奔跑,一路哼唱,身后永远是母亲温柔的叮嘱。那时脚步轻快,精力充沛,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,以为世界就在脚下,想去哪里,就能抵达哪里。

后来,我走出梅川,远赴武汉求学工作,奔赴远方闯荡。青春的十里长街,不再只有故乡青石板路的清幽,多了大城市的车水马龙,多了追梦路上无数个不眠之夜,多了为理想咬牙坚持、奋力拼搏的朝朝暮暮。年少总以为青春可以肆意挥霍,“鲜衣怒马少年时”,一心只想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也曾立于长江之畔,临风畅谈,憧憬前程万里;也曾历经风雨坎坷,满身疲惫伤痕,却依旧倔强起身,告诉自己绝不认输,一腔孤勇,不惧风霜。

那时的我,总以为青春漫长,足够我慢

那年,我对党旗宣誓

□ 蒲天国

热热闹闹办了“第一届职工书画展”。那些日子,累了我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,醒来继续写,排字钉和油印资料染黑了双手,心里却亮堂堂的。挂联驻厂的市人大政治处处长鲜学荣将一切看在眼里,把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向党支部推荐。总公司办公室主任涂德松、工会主席涂兴才两位同志主动担任我的培养联系人,定期与我谈心谈话,帮助我提高对党的认识。

经过一年多的培养教育和组织考察,我被确定为发展对象。总公司党支部按规定对我进行了政治审查,并报上级党委预审同意后,通知我郑重填写了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。

那天,总公司党支部十多名党员在白马村老年活动中心召开党支部大会,讨论接收我为预备党员的事宜。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杜宣主持会议,我首先向党支部大会汇报了自己的思想、学习和工作情况,两名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了我的培养考察情况,其他党支部委员和党员逐一发言,一致肯定了我的表现,同意接收我为预备党员。我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,郑重地表达了入党意愿和决心。总公司党支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,全票通过。那一刻,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,满心愉悦。

会后,总公司党支部将大会决议报镇党委审批。不久,镇党委正式批准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随后,总公司党支部为我们几名新党员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。那天,我们站成一排,面对墙上

鲜红的党旗,心里无比激动和自豪。我至今仍记得,当举起右拳的那一刻,手心微微冒汗,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在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杜宣的领读下,我们发自心底地宣誓: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,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,永不叛党!”每一句誓言从胸腔里迸发出来,带着颤抖,更带着滚烫。我深吸一口气,咬紧每一个字,仿佛要把它们刻进骨头里。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村老年协会,那面红旗在我湿润的视野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那一刻,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从此有了最坚实的底色。

此后一年的预备期里,我始终以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为总公司采写了大量宣传文章,如《山沟里飞出金凤凰》《九万里风鹏正举》等分别在《中国乡镇企业报》《四川农村日报》发表;拟写的调研报告《白马村乐唱富裕歌》获市委宣传部“绵阳宣传”征文二等奖,并被《西南经济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。

一年的预备期满后,我郑重向总公司党支部递交了书面转正申请。经党小组提出意见,总公司党委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、党支部委员会审查后,总公司党支部书记大会再次讨论表决,一致同意我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,报镇党委审批同意。自此,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。那张珍贵的转正通知书,我一直珍藏在身边,从白马到涪城,从巴中到阿坝,它跟随我走过了千山万水,成为我内生动力的源泉。

偶然在老家的旧书柜里翻出了一张明信片,那是高中好友送给我的,上面写着他对我的新年祝福。

我们读书的年代,绝大多数家庭里没有电话,更谈不上有手机了,传递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写信。

信有两种。一种是信件。用信纸写上文字,塞入信封,再贴上邮票,到邮局寄出去。高中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写过信,因为朋友都在身边,不用写信,最多是帮村里人代下笔;但到了大学就写得多了。另一种是明信片。那是一种硬质的长方形卡片,不用信封就能直接邮寄,里面写的文字什么人都可以看,所以叫明信片。它的正面印着自然风景、城市风光或港台明星等图片,反面

左边上方是收件人地址的邮编,中间是空白的,是留给人们写祝福语的地方;右边角是自带的邮资图,中间是收件人的姓名、地址,最后一栏写上寄件人姓名。明信片虽然可以邮寄,但我们基本上都用来送给

“割麦插禾,扬场磨磨。”布谷鸟一叫,麦子就黄了梢。那叫声像麦芒一样,直往人心窝里钻。

一声声啼鸣,裹着麦香和日头的滚烫,把那些挨过饿、扶过犁、割过麦的人,统统拽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金色季节里。

分田到户那年,我十三岁。天刚麻麻亮,放“麦季子”假的我就跟着母亲下地割麦。黎明前寒气重,出了门浑身哆嗦,只得在单衣外套件旧棉袄。弯腰将镰割了一阵,汗密密地从身体里渗出来,浑身黏糊糊的,索性把棉袄脱了扔在麦捆上。

太阳一探头,麦芒像细小的针尖,专往领口袖口里钻,刺得皮肤又痒又疼。用手一挠,便是一道道血痕,汗水浸上去,火辣辣地疼人。半天下来,镰柄把手掌磨出几个亮晶晶的水泡。

布谷鸟在叫,日头在追。母亲像一张拉满后就再没松开的弓,几乎从没见她直起身来歇口气。我腰酸得钻心,割几镰就站起来捶打几下,可望着前头母亲的背影,还是咬着牙一会儿蹲着割,一会儿跪着割,我无论如何努力,却离她越来越远。

将割下的麦子运到打麦场,同样不易。我和弟弟在架子车两侧各装包的,总合不上拍。麦秆又光又滑,稍不留神就朝一边歪倒,金灿灿的麦粒洒了一地。母亲赶忙蹲下身,连忙带麦拂进篮子里。

那时父亲正带着病,硬撑到地里教我们,装车要像编辫子,一层压一层,前后左右都铺匀,车才稳当。可我们年纪小,把握不住要领,一麦季下来,不知歪了多少次。

十八岁那年,我临近高中毕业,每一天都金黄。布谷鸟一叫,心里就像扎了刺。

周末午后正要返校,母亲在村口拦住我:“再过三四天就要收麦子了,咱家劳力弱,你能不能请几天假回来帮一把?”她的声音很轻,怕被我拒绝。我望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,迟疑片刻,轻轻点了点头。

同学们在教室里为梦想做最后冲刺时,我正在无尽的麦田里挥镰割麦。整整半个月,从黎明到深夜。待到最后一

1996年6月,我又被引荐到涪城信用联社工作,依然从事办公室综合管理及文秘工作。从山沟里再次回到城区,尽管工作环境大大改善,但几十年来,我始终保持对党忠诚,以一个党员干部的执着,笔耕不辍。我发表了大量文稿,见证了农村信用社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,从合作制三级法人体制到与农行脱钩、以县为法人体制,再到改制成农商银行跌宕起伏的改革历程。我个人也连续十五年被中共绵阳市委涪城区委宣传部、游仙区委宣传部等评为优秀通讯员。在组织的培养下,我不断成长,先后担任四川省联社绵阳办事处综合科科长、巴中农商银行和阿坝农商银行纪委书记、监事长等职务。在写作路上也小有成就,我先后发表各类文章数百万字,出版散文集《松之吟》,连续三年入选省委宣讲团成员。

党在我心中,我把对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,化作工作的激情与动力。如今,我站在雪域高原上,阿坝寒风凛冽,氧气稀薄,但党旗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。我带着年轻的纪检干部走村入户,把金融“活水”精准滴灌到牧民最需要的地方;发挥大监督作用,确保党的惠民政策不打折扣地落地。有同志问我,高原苦不苦?我总是想起三十年前的誓言,感到再苦的地方,也是热的。

窗外,阿坝的夜空澄澈如洗,繁星低垂。我轻轻折好那张转正通知书,放回资料袋里。三十二年了,它从一张纸变成了我的一个不变的信念,诠释着我从白马村到雪域高原的全部忠诚。我知道,直到我白发苍苍,再也举不动拳头的

那天,我依然会记得1994年10月金秋那个午后——我站在鲜红的党旗下,用最铿锵的声音,向党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

(作者系四川阿坝农商银行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)

同学,所以也不用去邮局寄,直接当面送给他们就是。

明信片使用的高峰是元旦前后,那时正是新旧交替、冬去春来,是让人满怀希望的美好时刻。明信片的正面图片有很多,我们都会精心挑选,要是自己特别喜欢的,要么是对方喜欢的。我翻到的这张旧明信片的图片是春天的风景,那种

等待鸿雁传信来

□ 李春华

绿意仿佛要溢了出来,再配上他亲笔写的“新年快乐!学业有成!”足以代表好友对我满满的祝福。

我工作后正赶上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,从固定电话到手机,从通话到短信、微信,从语音到视频。现在只要你想与人沟通,马上就可以联系,一下子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。但享受了这些便利

布谷声中麦香浓

□ 李书令

粒麦子入仓,父亲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,静静地熄了。

作为家中长子,为了一家人的生计,我默默继承了父亲犁地打场、摇耒耨种的活计。

此后,多少个麦收之夜,累到无法支撑,我便倒在麦堆上睡过去,任露水浸透单薄的衣衫。醒来沁骨的凉,至今还在骨头里。

结婚生子后,每到夜晚,妻子总是先哄睡儿子,再把他抱给母亲照看,然后提上马灯,来打麦场陪我劳作。我们把白天运回的麦子用杈子一散开,好让第二天碾场脱粒。

麦收是“龙口夺食”,老天爷却偏爱在这时变脸。一天中午,狂风骤起,转眼乌云压顶,豆大的雨点肆意啦啦砸下来。全家人像疯了一样冲向打麦场。可人哪能胜过天,片刻工夫,满场淋得透湿。后来我让人家都回去,自己独坐在湿热的石碾上,任雨水疯狂地浇。

第二天放了晴,麦子总算收拢起来,可那些麦粒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浸泡,都已悄悄萌出细白的嫩芽。芽子磨磨的都是青灰色的,磨成面条一下锅就成了面糊;熬成馒头,又臭又黏,糊在牙齿上久久不肯下去。就是这样的麦子,我家也舍不得扔,掺些好的一起吃,陆陆续续吃了两年多。

后来在城市安了家,我把日渐年迈的母亲接来同住。原想着让她养养身子,享享清福,可每到麦子黄梢,她就坐不住了。

“布谷鸟叫了。”清晨,母亲站在阳台上,声音很轻,像是说给自己听。“催咱们回家收麦哩。”

隔天吃早饭时,母亲深吸一口气,很认真地讲:“听见麦香了。新麦的味儿,香着呢。”

妻子说:“又想那二亩地了吧?等收了麦,我陪你回去看看。”

之后,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

到底少了些什么呢?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,我很喜欢写信,与很多高中同学都有信件往来,分享着快乐、交流着想法、诉说着心情。我们每个班级在邮局都有专门的信箱,每次值班同学拿回一堆信件的时候,总会问一下:“有没有我的信?”如果有就很是开心,急不可待地找出信拆开阅读,读完就立即回信;没有就有点小小的失落,心想怎么还没有我的信呢?明天应该会有吧?日日惦记着远方的来信,心底满是期盼,期待着那一封封带着温度的信件到来,盼望着那透过薄薄信纸带

来的深情厚谊。我想,少的这种感觉应该就是期待。期待的时光总有些漫长,它不是煎熬,而有着深切的念想。有了那份期待,即使是平淡的日子,也变得那么温柔动人。从前的日子都很慢,我却想要回到从前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)

乡村豆花香

□ 贾有利

俗话说得好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今天,就来说一说乡村里最常见的豆角。

我的老家地处华北平原,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。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人们心地善良,民风淳朴,日常以耕种作为主,自给自足,虽生活清苦倒也自得其乐。

说起老家的作物主要是花生、玉米,还有一些大豆、高粱、红薯等杂粮。春天里,有苦菜、杨芋儿、榆钱、槐花等野菜佐餐,夏天来临,园子里自种的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、卷心菜等轮番上场,开始丰盈人们的餐桌了。但我印象里最深的还是豆角。

春末夏初,循着节气的脚步,人们在园子里点下芸豆、豇豆的种子,等到苗儿破土而出长成一拃多高,架上秧架,豆角秧就像长了眼睛似的,细长的触角寻着枝架,蜿蜒攀爬着向上生长。豆角生长的時候,每天清晨,在鸟儿欢愉鸣唱声里,用舀子浇上清水,看小苗贪婪地吮吸着水分的滋养,仿佛积蓄着无穷的力量。你能感知到它们每天渐渐生长的模样。

芸豆和豇豆同属豆科,花的颜色呈淡紫色,但形状和习性略有差别。芸豆又称四季豆,在盛夏时结果最为繁盛,豆荚扁平,状如小刀,可以用来炒菜或做馅儿。豇豆细细长长,低垂下来,像是一条小绳,既可炒菜,又可凉拌,也可腌制咸菜。

每年的夏天,一近中午,母亲便吩咐我去菜园或门口的地中择豆角。端一只簸箕,戴上凉草帽,穿梭在翠绿的秧架间,我开始自由的采摘之旅。豆角秧在风中轻舞,有粉色的蝶儿围着豆角花翻飞。在绿生生的叶片下面,一簇簇豆角露出头来,像是初生的孩童等你用手去抚摸与亲近。当你用手轻轻地将豆角从秧上掐下来,指尖顿时沾染了一股清新的豆香,淡淡的,略带着一股生涩的味道。在家南门口是我们的自留地,有一段田埂,垄边种着玉米,豇豆秧便顺着玉米爬上去,一串串的长豇豆挂下来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不知是这种豆花的的气味特殊之至,在摘豇豆时总能见有鸟蜂在秧前盘旋,尤其要加小心,采摘豇豆竟成了一件心惊胆战之事。

摘回的豆角择去头尾部和两侧的青须,用水洗净、切段,油锅热炒,便是一盘美味。也可就着玉米饼子放锅中蒸,等玉米饼的清香一出,蒸豆角也就熟了,滴几滴香油、撒些细盐一拌,更突出豆角的本真味道。

小时的豆角是农家人夏天的当家菜,近在门前,随手可取,一茬接一茬,取之不尽,上顿下顿离不开它,可以说它陪伴了乡村几代人的成长。而它那种只讲奉献、不求回报的精神也正是家乡人质朴民风的生动体现。好想再一次回到童年的家乡,体验一番采摘豆角的欢乐情景啊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遵化市农信联社)

